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五

司馬光子康　呂公著子希哲 希純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也父池天章閣待制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羣兒戲于

庭一兒登甕足跌没水中衆皆棄去光持石擊甕破之水迸兒得活其後京洛間畫以為圖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語之曰君賜不可違乃簪一枝除奉禮郎時池在杭求簽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丁内外艱執喪累年毁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事補國子直講樞密副使龐籍薦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中官麥允言死給鹵簿光言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

臣非有元勲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視繁
纓不亦大乎夏竦賜謚文正光言此謚之至美者竦何
人可以當之改文莊加集賢校理從龎籍辟通判并州
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蠶食其地為河東患籍命
光按視光建築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衆則糴
賤亦可漸紓河東貴糴遠輸之憂籍從其策而麟將郭
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設備没於敵籍得罪去光三
上書自引咎不報籍没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

昆弟時人賢之改直秘閣開封府推官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光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眞非自至不足為瑞願還其獻又奏賦以風修起居注判禮部有司奏日當食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表賀光言四方見京師不見此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甚不當賀從之同知諫院蘓轍荅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將黜之光言轍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宜黜詔寘末級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諫官

范鎮首發其議光在并州聞而繼之且貽書勸鎮以死争至是復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聞命復上疏曰臣向者進説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禍

可勝言哉帝大感動曰送中書光見韓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拱手曰敢不盡力未幾詔英宗判宗正辭不就遂立為皇子又稱疾不入光言皇子辭不貲之富至于旬月其賢于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兖國公主嫁李瑋不相能詔出瑋衛州母楊歸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

析家事流落獨無雨露之感乎瑋既黜主安得無罪帝悟降主沂國待李氏恩不衰進知制誥固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知諫院時朝政頗姑息胥史諠譁則逐中執法輦官悖慢則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治軍卒詈三司使而以為非犯階級光言皆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

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定後宮封贈法后與妃俱贈三代光論妃不當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況妃乎英宗立遇疾慈聖光獻后同聽政光上疏曰昔章獻明肅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親用外戚小人負謗海內今攝政之際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猥鄙

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疎遠之則天下服帝疾
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漢宣帝為孝昭後終
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鉅鹿
南頓君此萬世法也後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學士王
珪等相視莫敢先光獨奮筆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
得顧私親王宜準封贈期親尊屬故事稱為皇伯高官
大國極其尊榮議成珪即命吏其以手藁為按既上與
大臣意殊御史六人爭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

請與俱貶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光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夏人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為雄州專以猛悍治邊光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魚界河伐柳白溝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將伐之光謂國家當戎夷附順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驁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禍生於高宜北禍起於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為能漸不可長宜勑邊吏疆埸細故輙

以矢刃相加者罪之仁宗遺賜直百餘萬光率同列三上章謂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宜許侍從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舅氏義不藏于家后還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當覆奏乃供光云當移所屬使立供已乃具數白后以防矯偽曹佾無功除使相兩府皆遷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已而遷都知任守忠等官光

復爭之國論守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責守忠為節度副使蘄州安置天下快之詔刺陜西義勇二十萬民情驚撓而紀律踈畧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韓琦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聞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慴光曰兵之貴先聲為無其實也獨可欺之於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

但見慶歷間鄉兵刺為保捷憂今復然己降勑榜與民約永不充軍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民未敢以為然雖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因公見兵用之運糧戍邊反掌間事耳琦嘿然而訖不為止不十年皆如光慮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光論其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重衛綰周世宗薄張美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宜黜之以厲天下進龍圖閣直學士神宗即位擢

為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御史中丞王陶以論宰相不押班罷光代之光言陶由論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既押班然後就職許之遂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獲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

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御藥院內臣國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暗理官資非祖宗本意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為出居簡盡罷寄資者既而復留二人光又力爭之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叶物望帝不從還光翰林兼侍讀學士光常患歷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覽遂為通志八卷以獻英宗悅之命置局祕閣續其書至是神宗名之曰資治通鑑自製序授之俾日進讀詔録潁邸直省官四人為閤門祗候

光曰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御極之初必以左右舊人為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厮役為之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横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

以救其命陛下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

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百官

上尊號光當荅詔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末年有獻議

者謂國家與契丹往來通信彼有尊號我獨無於是復

以非時奉冊昔匈奴冒頓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

奴大單于不聞漢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追述先

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悅手詔奬光使善為荅辭以示

中外執政以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詔

學士議光與王珪王安石同見光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安石曰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禄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光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爭議不已帝曰朕意與光同然

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草詔引常衮事責兩府兩府不敢復辭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邇英進讀至曹參代蕭何事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漢業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呂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

罰世輕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風朝廷耳帝問光

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

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

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之非大壞不

更造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

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

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

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以他語

詆光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户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米斗十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西之漕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

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吴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它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内懷附下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

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安石以韓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之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過謂使者騷動州縣為今日之

患耳而臣之所憂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資於人今出錢貸民而斂其息富者不願取使者以多散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數家之負春筭秋計展轉日滋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十年之外百姓無復存者矣又盡散常平錢穀專行青苗它日若思復之將何所取富室既盡常平已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民之羸者必委

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為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謂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光乃得請遂求去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宣撫使下令分義勇戍邊選諸軍驍勇士募市井惡少年為奇兵調民造乾糒悉修城池樓櫓關輔騷然光極言公私困敝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皆內郡繕治非急宣撫之令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當任其責於是一路獨

得免徙知許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絶口不論事而求言詔下光讀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復陳六事又移書責宰相吳充事見充傳蔡天申為察訪妄作威福河南尹轉運使敬事之如上官嘗朝謁應天院神御殿府獨為設一班示不敢與抗光顧謂臺吏曰引蔡寺丞歸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監竹木務官富贊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元豐五年忽得語澁疾疑且死豫作遺表置卧内即有緩急當以畀所善者上之官

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馬光不可又將以為東宮師傅蔡確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資治通鑑未就帝尤重之以為賢於荀悅漢紀數促使終篇賜以頴邸舊書二千四百卷及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帝崩赴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臨政

遣使問所當先光謂開言路詔牓朝堂而大臣有不悅者設六語云若陰有所壞犯非其分或扇揺機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徼倖希進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罰無赦后復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乃具論其情改詔行之於是上封者以千數起光知陳州過闕留為門下侍郎蘇軾自登州召還緣道人相聚號呼曰寄謝司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我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

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捄焚拯溺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多憸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

也元祐元年復得疾詔朝會再拜勿舞蹈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託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提點刑獄邊計以和戎為便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急令近臣於郡守中選舉而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立十科薦士法皆從之拜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免朝覲許乘肩輿三日一入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令子康扶入對且曰毋拜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糶法兩宫虚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敇其邉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毋輕生事開邉隙光自見言行計從欲以身狥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賔客見其體羸舉諸葛亮食少事煩以為戒光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不復自覺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

皇太后聞之慟與帝即臨其喪明堂禮成不賀贈太師
温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絹七千詔户部侍郎趙瞻
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陝州謚曰文正賜碑
曰忠清粹德京師人罷市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
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
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光孝友忠信恭儉
正直居處有法動作有禮在洛時每往夏縣展墓必過
其兄旦旦年將八十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自少至

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頃喪妻賣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謚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貶清遠軍節度副使又貶崖州司戶參軍

徽宗立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鐫字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内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聞者愧之靖康元年還贈謚建炎中配饗哲宗廟廷

康字公休幼端謹不妄言笑事父母至孝敏學過人博通古書以明經上第光修資治通鑑奏檢閲文字丁母

憂勺飲不入口三日毀幾滅性光居洛士之從學者退與康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為司馬氏子也以韓絳薦為祕書由正字遷校書郎光薨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得遺恩悉以與族人服除召為著作佐郎兼侍講上疏言比年以來旱暵為虐民多艱食若復一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乘自古聖賢之君非無水旱惟有以待之則不為甚害願及今秋熟令州縣廣糴民食所餘悉歸於官令冬來春令

流民就食候鄉里豐穰乃還本土凡為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宜吝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為天下大本則天下幸甚拜右正言以親嫌未就職為哲宗言前世治少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勸帝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且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廸其言切至邇英進講又言孟子於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官節以進康自居父喪居廬疏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至是不能朝

謁賜優告疾且殆猶具疏所當言者以待曰得一見天子極言而死無恨使召醫李積于兗積老矣鄉民聞之往告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顧速往也來者日夜不絶積遂行至則不可為矣年四十一而卒公卿嗟痛于朝士大夫相弔於家市井之人無不哀之詔贈右諫議大夫康為人廉潔口不言財初光立神道碑帝遣使賜白金二千兩康以費皆官給辭不受不聽遣家吏如京師納之乃止

論曰熙寧新法病民海內騷動忠言讜論沮抑不行正人端士擯棄不用聚斂之臣日進民被其虐者將二十年方是時光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而世之賢人君子以及庸夫愚婦日夕引領望其為相至或號呼道路願其毋去朝廷是豈以區區材智所能得此於人人哉德之盛而誠之著也一旦起而為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凡新法之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張之不數月之間刬草畧盡海內之民如寒極而春旱極而雨

如解倒懸如脫桎梏如出之水火之中也相與咨嗟歎息驩欣鼓舞甚若更生一變而為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而光於是亦老且病矣天若祚宋憖遺一老則姦邪之勢未遽張紹述之說未遽行元祐之臣固無恙也人衆能勝天靖康之變或者其可少緩乎借曰有之當不至如是其酷也詩曰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嗚呼悲夫康濟美象賢不幸短命而死世尤惜之然康不死亦將不免於紹聖之禍矣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至忘寢食父夷簡器異之曰他日必為公輔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潁州郡守歐陽修與為講學之友後修使契丹契丹主問中國學行之士首以公著對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賜五品服除崇文院檢討同判太常寺壽星觀營眞宗神御殿公著言先帝已有三神御而建立不已殆非祀無豐昵之義進知制誥三辭不拜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方議追崇濮王

或欲稱皇伯考公著曰此真宗所以稱太祖豈可施於王及下詔稱親且班諱又言稱親則有二父之嫌王諱但可避於上前不應與七廟同諱呂晦等坐論濮王去公著言陛下即位以來納諫之風未彰而屢絀言者何以風示天下不聽遂乞補外帝曰學士朕所重其可以去朝廷請不已出知蔡州神宗立召為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舉職賜罷是為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

以告直付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帝諭之曰所以從光者賴其勤學耳非以言事故也公著請不已竟觧銀臺司熙寧初知開封府時夏秋淫雨京師地震公著上疏曰自昔人君遇災者或恐懼以致福或簡誣以致禍上以至誠待下則下思盡誠以應之上下盡誠而變異不消者未之有也惟君人者去偏聽獨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語則不為邪說所亂顔淵問為邦孔子以遠佞人

為戒蓋佞人惟恐不合於君則其勢易親正人惟恐不合於義則其勢易踈惟先格王正厥事未有事正而世不治者也禮官用唐故事請以五月御大慶殿受朝因上尊號公著曰陛下方度越漢唐追復三代何必於陰長之日為非禮之會受無益之名從之二年為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為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能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也昔日之所謂賢者今皆以此舉為非

而生議者一切詆為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帝使舉呂惠卿為御史公著曰惠卿固有才然姦邪不可用帝以語安石安石益怒誣以惡語出知潁州八年彗星見詔求直言公著上疏曰陛下臨朝願治為日已久而左右前後莫敢正言使陛下有欲治之心而無致治之實此任事之臣負陛下也夫士之邪正賢不肖既素定矣今則不然前日所舉以為天下之至賢而後日逐之以為天下至不肖其於人材既

反覆不常則於政事亦乖戾不審矣古之為政初不信
於民者有之若子產治鄭一年而人怨之三年而人歌
之陛下垂拱仰成七年于此然輿人之誦亦未有異於
前日陛下獨不察乎起知河陽召還提舉中太一宮遷
翰林學士承旨改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
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
不知公著曰堯舜雖如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為難所以
為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太宗

之德以能屈己從諫爾帝善其言未幾同知樞密院事
有欲復肉刑者議取死囚試劓刖公著曰試之不死則
肉刑遂行矣乃止夏人幽其主將大舉討之公著曰問
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興秦晉民
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元豐五年以疾丐
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
嘆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為朕言之耳徙揚州加
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為師

傳哲宗即位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公著曰先帝本意以寛省民力為先而建議者以變法侵民為務與已異者一切斥去故日久而弊愈深法行而民愈困誠得中正之士講求天下利病恊力而為之宜不難矣至則上言曰人君初即位當正始以示天下修德以安百姓修德之要莫先於學學有緝熙於光明則日新以底至治者學之力也謹昧死陳十事曰畏天愛民修身講學任賢納諫薄歛省刑去奢無逸又乞備

置諫員以開言路拜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為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為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二舉行之民讙呼鼓舞咸以為便光薨獨當國除吏皆一時之選科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之説凡士

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唯竊安石之書以干進精熟者轉上第故科舉益弊公著始令禁主司不得出題老莊書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為學經義參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右司諫賈易以言事訐直詆大臣將峻責公著以為言止罷知懷州退謂同列曰諫官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春秋方盛慮異時有進諛說惑亂者正賴左右爭臣耳不可豫使人主輕厭言者也眾莫不歎服吐蕃首領

鬼章青宜結久為洮河患聞朝廷彌兵省戍陰與夏人合謀復取熙岷公著白遣軍器丞游師雄以便宜諭諸將不逾月生致於闕下帝宴近臣於資善堂出所書唐人詩分賜公著乃集所講書要語明白切於治道者凡百篇進之以備游意翰墨為聖學之助三年四月懇辭位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士豔其榮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啟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

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
明年二月薨年七十二太皇太后見輔臣泣曰邦國不
幸司馬相公既亡呂司空復逝痛閔久之帝亦悲感即
詣其家臨奠賜金帛萬贈太師申國公謚曰正獻御書
碑首曰純誠厚德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
平居無疾言遽色於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暑不揮扇
寒不親火簡重清靜蓋天禀然其識慮深敏量閎而學
粹遇事善決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交出

於至誠好德樂善見士大夫以人物為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于上每議政事博取衆善以為善至所當守則毅然不回奪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始與王安石善安石凡事之安石博辯騁辭人莫敢與亢公著獨以精識約言服之安石嘗曰疵吝每不自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所謂使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又謂人曰晦叔為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後安石得志意

其必助已而數用公議列其過失以故交情不終於講
說尤精語約而理盡司馬光曰每聞晦叔講便覺已語
為煩其為名流所敬如此紹聖元年章惇為相以翟思
張商英周秩居言路論公著更熙豐法度削贈謚毀所
賜碑再貶建武軍節度副使昌化軍司戶參軍徽宗立
追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復降左光禄大夫入黨籍尋
復銀青光禄大夫紹興初悉還贈謚子希哲希純
希哲字原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復從程顥

程頤張載游聞見由是益廣以蔭入官父友王安石勸其勿事科舉以僥倖利祿遂絶意進取安石為政將寘其子雱於講官以希哲有賢名欲先用之希哲辭曰辱公相知久萬一從仕將不免異同則疇昔相與之意盡矣安石乃止公著作相二弟已官省寺希哲獨滯管庫久乃判登聞鼓院力辭公著歎曰當世善士吾收拾畧盡爾獨以吾故置不試命也夫希哲母賢明有法度聞公著言笑曰是亦未知其子矣終公著喪始為兵部員

外郎范祖禹其妹婿也言於哲宗曰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為不欺暗室臣以婦兄之故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謟以為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其言曰心正意誠則身修而天下化若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諭況天下乎擢右司諫辭未聽私語祖禹曰若不得請當以楊畏來之邵為首既而不拜會紹聖黨論起御史劉拯論其進不由科第以秘閣校理知懷州中書舍

人林希又言呂大防由公著援引故進希哲以酬私恩凡大防輩欺君賣國皆公著為之倡而公著之惡則希哲導成之豈宜汙華職於是但守本秩俄分司南京居和州徽宗初召為秘書少監或以為太峻改光禄少卿希哲力請外以直秘閣知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職知相州徙邢州罷為宫祠羈寓淮泗間十餘年卒希哲樂易簡儉有至行晚年名益重遠近皆師尊之子好問有傳

希純字子進登第為太常博士元祐祀明堂將用皇祐故事並饗天地百神皆以祖宗配希純言皇祐之禮事不經見嘉祐既已釐正至元豐中但以英宗配上帝悉罷從祀羣神得嚴父之義請循其式從之歷宗正太常秘書丞哲宗議納后希純請考三代昏禮參祖宗之制博訪令族參求德配凡世俗所謂勘婚之書淺陋不經且一切屏絶以防附會遷著作郎以父諱不拜擢起居舍人權太常少卿宣仁太后崩希純慮姦人乘間進説

搖主聽即上疏曰自元祐初年太皇聽斷所用之人皆宿有時望所行之事皆人所願行唯是過惡得罪之徒日伺變故捭闔規利令必以更改神宗法度為說臣以為先帝之功烈萬世莫掩間有數事為小人所誤勢雖頗有損益在於聖德固無所虧且英宗神宗何嘗不改真宗仁宗之政亦豈盡用太祖太宗之法乎小人既誤先帝復欲誤陛下不可不察未幾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内侍梁從政劉惟簡除内省押班希純以親政之始

首録二人無以示天下持不行由是閹寺側目或於庭
中指以相示曰此繳還二押班詞頭者也章惇既相出
為寶文閣待制知亳州諫官張商英憾希純攻之力又
以外親嫌連徙睦州歸州自京東而之浙西自浙西而
上三峽名為易地實困之也公著追貶希純亦以屯田
員外郎分司南京居金州又責舒州團練副使道州安
置建中靖國元年還為待制知瀛州徽宗聞其名數稱
之曾布忌希純因其請覲未及見亟以邊遽趣遣之俄

改潁州入崇寧黨籍卒年六十
論曰公著父子俱位至宰相俱以司空平章軍國事雖
漢之韋平唐之蘇李榮盛孰加焉夷簡多智數公著則
一切持正以應天下之務嗚呼賢哉其論人才如權衡
之稱物故一時賢士收拾畧盡司馬光疾甚諄諄焉以
國事為託當時廷臣莫公著若也審矣追考其平生事
業蓋守成之良相也然知子之賢而不能薦殆猶未免
於避嫌而有愧於從祖云希哲希純世濟其美然皆陷

於崇寧黨禍何君子之不幸歟

宋史卷三百三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歐陽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三十七
三百三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宋史卷三百三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六

范鎮 從子百祿 從孫祖禹

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薛奎守蜀一見愛之館於府舍俾與子弟講學鎮益自謙退每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其為帥客也及還朝載以俱有問奎入蜀何所得

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宋庠兄弟見其文自謂弗
及與為布衣交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
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置上列
吳育歐陽脩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同列屢趣之
不為動至第七十九人乃從呼出應退就列無一言廷
中皆異之自是舊風遂革調新安主簿西京留守宋綬
延置國子監薦為東監直講召試學士院當得館閣校
理主司妄以為失韻補校勘人為忿鬱而鎮處之晏如

經四年當遷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超授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斂請約祖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為定制以今賦入之數什七為經費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契丹使至虛聲示彊大臣益

募兵以塞責歲費百千萬鎮言備契丹莫若寛三晉之民備靈夏莫若寛秦民備西南莫若寛越蜀之民備天下莫若寛天下之民夫兵所以衛民而反殘民臣恐異日之憂不在四夷而在冗兵與窮民也商人輸粟河北取償京師而榷貨不即予鈔久而鬻之十才得其六或建議出内帑錢稍增價與市歲可得羡息五十萬鎮謂外府内帑均為有司今使外府滯商人而内帑乘急以牟利至傷國體仁宗遽止之葬温成后太常議禮前謂

之園後謂之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鎮
曰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前後議禮
異同狀集賢校理刁約論壙中物侈麗吴充鞠真卿爭
論禮並補外皆上章留之石全彬護葬轉觀察使他吏
悉優遷兩官鎮言章獻章懿章惠三后之葬推恩皆無
此比乞追還全彬等告敕副都知任守忠鄧保吉同日
除官内臣無故改官者又五六人時有敕凡内降非準
律令者並許執奏曾未一月大臣輒廢不行鎮乞正中

書樞密之罪以示天下帝天性寛仁言事者競為激訐至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濶畧不言陳執中為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用此為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識者韙之文彦博富弼入相詔百官郊迎鎮曰隆之以虛禮不若推之以至

誠陛下用兩人為相舉朝皆謂得人然近制兩制不得請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間見是不推之以誠也願罷郊迎除謁禁則於御臣之術為兩得矣議減任子及每歲取士皆自鎮發之又乞令宗室疏屬補外官帝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鎮曰陛下甄别其賢者用之不没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其言帝在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奮曰天下事

尚有大於此者乎即拜疏曰置諫官者為宗廟社稷計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計事陛下是愛死嗜利之人臣不為也方陛下不豫海内皇皇莫知所為陛下獨以祖宗後裔為念是為宗廟之慮至深且明也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於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屬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客問何所言以實告客曰如是

何不與執政謀鎮曰自分必死故敢言若謀於執政或以為不可豈得中輟乎章累上不報執政諭之曰奈何效希名干進之人鎮貽以書曰比天象見變當有急兵鎮義當死職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死之時尚何顧希名干進之嫌哉又言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拒臣是陛下欲為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大臣畏避之意恐行之而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一

死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變死且有罪其為計亦已疎矣願以臣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聞者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鎮以言不從固辭執政諭鎮曰今間言已入為之甚難鎮復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異日不難於今日乎凡見上面陳者三言益懇切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為白朝廷知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

賢殿修撰糾察在京刑獄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鎮雖
解言職無歲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兾
感動帝意至是因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
早定大計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韓琦遂定策立英
宗遷翰林學士中書議追尊濮王兩制臺諫與之異詔
禮官檢詳典禮鎮判太常寺率其屬言漢宣帝於昭帝
為孫光武於平帝為祖其父容可稱皇考議者猶非之
謂其以小宗合大宗之統也今陛下既以仁宗為考又

加於濮王則其失非特漢二帝比凡稱帝若考若寢廟皆非是執政怒名鎮責曰方今檢詳何遽列上鎮曰有司得詔不敢稽留即以聞乃其職也奈何更以為罪乎會草制誤遷宰相官改侍讀學士明年遷翰林出知陳州陳方饑視事三日擅發錢粟以貸監司繩之急即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神宗即位復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故事門下封駁制旨省審章奏糾擿違滯皆著所授敕後乃刋去鎮始請復之使知

所守王安石改常平為青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為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且陛下疾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五十步之間耳今有兩人坐市貿易一人故下其直以相傾則人皆知惡之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吕惠卿在邇英言今預買紬絹亦青苗之比鎮曰預買亦敝法也若府庫有餘當并去之豈應援以為比韓琦極論新法之害送條例司疏駁李常乞罷青

苗錢詔命分析鎮皆封還詔五下鎮執如初司馬光辭
樞密副使詔許之鎮再封還帝以詔直付光不由門下
鎮奏曰由臣不才使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臺司
舉蘇軾諫官御史謝景温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文仲
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鎮皆力爭之不報即上疏
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
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
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為御史御史臺為之罷

陳薦舍人院為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為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為之罪帥臣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掎摭其過孔文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言青苗有見効者不過歲得什百萬緡錢緡錢什百萬非出於天非出於地非出於建議者之家蓋一出於民耳民猶魚也財猶水也養民而盡其財譬猶養魚而竭其水也疏五

上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罰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臣知言入觸大臣之怒罪且不測然臣職獻替而無一言則負陛下矣疏入安石大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戸部侍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畧曰願陛下集羣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安石雖詆之深切人更以爲榮既退蘇軾往賀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鎮愀

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聞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為政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日與賓客賦詩飲酒或勸使稱疾杜門鎮曰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為令軾得罪下臺獄索與鎮往來書文甚急猶上書論救火之徒居許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有啓建儲之議未嘗以語人人亦莫為言者具以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為

門下侍郎鎮雅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改
提舉崇福宫祖禹謁告歸省詔賜以龍茶存勞甚渥復
告老以銀青光祿大夫再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尤
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説司馬光謂
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初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
王朴樂三律皇祐中又詔胡瑗等考正神宗時詔鎮與
劉几定之鎮曰定樂當先正律神宗曰然雖有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鎮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

斛欲圖上之又乞訪求真黍以定黄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而奏樂成詔罷局賜賚有加鎮曰此劉几樂也臣何與焉至是乃請太府銅為之逾年而成比李照樂下一律有奇帝及太皇太后御延和殿召執政同閲視賜詔嘉獎下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鎮時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年八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甚懽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為傳死則作銘光生為鎮傳

服其勇決鎮復銘先墓云熙寧姦朋滛縱險詖憸猾賴
神宗洞察於中其辭峭峻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
不辭書懼非三家福乃易他銘鎮清白坦夷遇人必以
誠恭儉慎默口不言人過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
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
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為主之兄鎡卒
於隴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鎮時未仕徒步求之
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

必然已而果然名曰百常少受學於鄉先生龎直温直温子昉卒於京師鎮娶其女為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六經口不道佛老申韓之說契丹高麗皆傳誦其文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兄子百祿亦使遼遼人首問鎮安否

百祿字子功鎮兄錯之子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茂科時治平水災大臣方議濮禮百祿對策曰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昔漢哀尊共皇河南潁川大水孝安尊

德皇京師郡國二十九大水蓋大宗隆小宗殺宗廟重
私祀輕今宜殺而隆宜輕而重是悖先王之禮禮一悖
則人心失而天意睽變異所由起也對入三等熙寧中
鄧綰舉為御史辭不就提點江東利梓路刑獄加直集
賢院利州武守周永懿以賄敗百椽請復至道故事用
文吏領兵以轄邊界從之熊本治瀘蠻事夷酋力屈請
降裨將賈昌言欲殺以為功百椽諭之不聽往謂本曰
殺降不祥活千人者封子孫奈何容驕將横境内乎本

矍然即撤止之七年召知諫院屬歲旱請講求急務收還法令之未便者以救將死之民論手實法曰造簿手實許令告匿户令雖有手實之文而未嘗行蓋謂使人自占必不以實告而明許告訐人將為仇然則禮義廉恥之風衰矣五路置三十七將專督所部兵至許辟置布衣參軍謀百禄察其中或以恩澤市或以瘵敗收或未歷邊方或起於羣盜疏列其亡狀者十四人請仍舊制將佐顓教閲餘付之州縣事多施行與徐禧治李士

寧獄奏士寧熒惑童婦致不軌坐罪死不赦禧右士寧以為無罪執政主禧貶百祿監宿州酒元豐末入為司門吏部郎中起居郎哲宗立遷中書舍人司馬光復差役法患吏受賕欲加流配百祿固爭曰民今日執事受謝於人明日罷役則以財賂人茍繩以重典黥面赭衣必將充塞道路光悟曰微君言吾不悉也遂已元祐元年為刑部侍郎諸郡以故鬬殺情可矜者請讞法官曰宜貸光曰殺人不死法廢矣百祿曰謂之殺人則可若

制刑以為無足疑原情以為無足憫則不可令概之死則二殺之科自是遂無足疑憫者矣時又詔天下獄不當讞而輒讞者抵罪有司重於請至枉情以求合法百祿曰熙寧之法非可疑可憫而讞者免駁勘元豐則刋之近則有奏劾之詔故官吏畏避不惮論殺因條五年死貸之數以聞門下省猶駁正當貸者又例在有司者還中書百祿又爭之後悉從其請改吏部侍郎議者欲汰胥吏呂大防趣廢其半百祿曰不可廢半則失職者

衆不若以漸消之自今閼吏勿補不數歲减斯過半矣不聽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大防意向之命百禄行視百禄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不可回即馳奏所以然之狀且取神宗詔令勿塞故道者并上之大防猶謂大河東流中國之險限今塘濼既壞界河淤淺河且北注矣百禄言塘濼有限寇之名無禦寇之實借使河徙而北敵始有下流之憂乃吾之利也先帝明詔具在奈何妄動揺之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為帝言分别

邪正之目凡導人主以某事者為公正某事者為姦邪以類相反凡二十餘條願概斯事以觀其情則邪正分矣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勤於民事獄無繫囚僚吏欲以圓空聞百祿曰千里之畿無一人之獄此至尊之仁非尹功也不許經數月復為翰林學士拜中書侍郎是歲郊祀議合祭天地禮官以昊天有成命為言百祿曰此三代之禮奈何復欲合祭乎成命之頌祀天祭地均歌此詩亦如春夏祈穀而歌噫嘻亦豈為一祭哉爭

久不決質於帝前宰相曰百禄之言禮經也今日之用權制也陛下始郊見宜以並事天地為恭於是合祭熙河范育言阿里骨酷暴且病温溪心八族皆思内附可以計納百禄曰中國以信撫四夷阿里骨未有過溪心虛實未可知無釁而動非策也又請進築納迷等三城百禄曰是皆良田為必爭之地我既城之若賊騎時出我何以耕後雖欲棄之為費已甚亦不能矣帝皆從之右僕射蘇頌坐稽留除書免百禄以同省罷為資政殿

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薨年六十五贈銀青光禄大夫子祖述監潁州酒税攝獄掾閲具獄活兩死囚州人以為神知鞏縣鑿南山導水入洛縣無水患文彦博稱其能以父墮黨籍監中岳廟久之通判涇州知台州奏罷黄甘葛蕈之貢主管西京御史臺靖康多難避地至汝州汝守趙子櫟邀與共守於是旁郡盡陷汝獨全累官朝議大夫卒從弟祖禹

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一偉丈夫被金甲

入寢室曰吾漢將軍鄧禹既寤猶見之遂以為名幼孤叔祖鎮撫育如已子祖禹自以既孤每歲時親賓慶集慘怛若無所容閉門讀書未嘗預人事既至京師所與交游皆一時聞人鎮器之曰此兒天下士也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書成光薦為祕書省正字時王安石當國尤愛重之王安國與祖禹友善嘗諭安石意竟不往謁富弼致仕居洛素嚴毅杜門罕與人接待祖禹獨厚疾篤召授以密疏大

抵論安石誤國及新法之害言極憤切芻蕘人皆以為不可奏祖禹卒上之神宗崩祖禹上疏論喪服之制曰先王制禮君服同於父皆斬衰三年蓋恐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漢以來不惟人臣無服人君遂不為三年之喪國朝自祖宗以來外廷雖用易月之制宮中實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猶依漢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祥既以日為之又以月為之此禮之無據者也古者再期而

大祥中月而禫禫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為之慘服三日然後禫此禮之不經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祔廟後即吉纔八月而遽純吉無所不佩此又禮之無漸者也朔望羣臣朝服以造殯宫是以吉服臨喪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為人主之私喪此二者皆禮之所不安也哲宗立擢右正言吕公著執政祖禹以婿嫌辭改祠部員外郎又辭除著作佐郎修神宗實録檢討遷著作郎兼侍講神宗既祥祖禹上疏宣仁后曰今即吉

方始服御一新奢儉之端皆由此起凡可以蕩心恱目者不宜有加於舊皇帝聖性未定覩儉則儉覩奢則奢所以訓導成德者動宜有法今聞奉宸庫取珠户部用金其數至多恐增加無已願止於未然崇儉敦朴輔養聖性使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滛哇之聲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學問日益聖德日隆此宗社無疆之福故事服除當開樂置宴祖禹以為因除服而開樂設宴則似除服而慶賀非君子不得已而除之之意不可夏暑

權罷講祖禹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陛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為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為陛下惜也遷起居郎又召試中書舍人皆不拜呂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人主正心修身之要乞太皇太后日以天下之勤勞萬民之疾苦羣臣之邪正政事之得失開導上心曉

然存之於中使異日衆説不能惑小人不能進蔡確既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一旦行之流傳四方無不震聳確去相已久朝廷多非其黨間有偏見異論者若一切以為黨確去之懼刑罰失中而人情不安也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如使守成都其還當使執政不宜崇長時大臣欲於新舊法中有所創立祖禹以為朝廷既察王安石之法為非但當復祖宗之舊若出於新舊之間兩用而兼存

之紀綱壞矣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百萬斛緡錢二十萬振救諫官謂訴災者為妄乞加驗考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愬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畧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後無復敢言者矣兼國史院修撰為禮部侍郎論擇監司守令曰祖宗分天下為十八路置轉運使提點刑獄收鄉長鎮將之權悉歸於縣收縣之權歸於州州之權歸於監司監司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

維輕重相制建置之道最為合宜監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州令宰付以一縣皆與天子分土而治其不可擇乎祖宗嘗有考課之法專察諸路監司置簿於中書以稽其要今宜委吏部尚書取當為州者條别功狀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察之苟其人可任則以次表用之至官則令監司考其課績終歲之後可以校優劣而施黜陟焉如此則得人必多監司郡守得人縣令不才非所患也聞禁中覓乳媪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

上䟽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既而宣仁諭祖禹以外議皆虛傳祖禹復上䟽曰臣言皇帝進德愛身宜常以為戒太皇太后保護上躬亦願因而勿忘今外議雖虛亦足為先事之戒臣待經左右有聞於道路實懷私憂是以不敢避妄言之罪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為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以叔百祿在中書改侍講學士百祿去復為之范氏自鎮

至祖禹比三世居禁林士論榮慕宣仁太后崩中外議
論洶洶人懷顧望在位者畏懼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
乘間害政乃奏曰陛下方攬庶政延見羣臣此國家隆
替之本社稷安危之機生民休戚之端君子小人進退
消長之際天命人心去就離合之時也可不畏哉先后
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九年之間始終如一然
羣小怨恨亦為不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
為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下人心變而更

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衆言而逐之是皆上負先帝下負萬民天下之所讐疾而欲去之者也豈有憎惡於其間哉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説有以姦言惑聽者付之典刑痛懲一人以警羣慝則帖然無事矣此等既誤先帝又欲誤陛下天下之事豈堪小人再破壞耶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竟不復出其藁祖禹又言陛下承六世之遺烈當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人

民者祖宗之人民百官者祖宗之百官府庫者祖宗之府庫一言一動如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則可以長享天下之奉先后以大公至正為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人心離而復合乃至遼主亦戒其臣勿生事曰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先后日夜苦心勞力為陛下立太平之基願守之以靜恭巳以臨之虛心以處之則羣臣邪正萬事是非皆了然於聖心矣小人之情專

為私故不便於公專為邪故不便於正專好動故不便於静惟陛下痛心疾首以為刻骨之戒章累上不報忽有旨召内臣十餘人祖禹言陛下親政以來四海傾耳未聞訪一賢臣而所召者乃先内侍必謂陛下私於近習望即賜追改因請對曰熈寧之初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悉變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誤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忠正之士相繼逺引又用兵開邉結怨外夷天下愁苦百姓流徙頼先帝覺悟罷逐兩人而所引羣小

已布滿中外不可復去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五溪沈起擾交管沈括徐禧俞充种諤興造西事兵民死傷皆不下二十萬先帝臨朝悼悔以謂朝廷不得不任其咎以至吳居厚行鐵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易於西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皆愁痛嗟怨比屋思亂頼陛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所斥逐之人窺伺事變妄意陛下不以

脩改法度為是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萬一過聽而復
用之臣恐國家自此陵遲不復振矣又論漢唐之亡皆
由宦官自熙寧元豐間李憲王中正宋用臣輩用事總
兵權勢震灼中正兼幹四路口敕募兵州郡不敢違師
徒涷餒死亡最多憲陳再舉之策致永樂摧陷用臣興
土木之工無時休息網市井之微利為國斂怨此三人
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百姓憲雖已亡而中正用臣尚
在今召內臣十人而憲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

則中正用臣必將復用願陛下念之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見從遂請外上且欲大用而內外梗之者甚衆乃以龍圖閣學士知陝州言者論祖禹修實錄詆誣又摭其諫禁中僱乳媼事連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昭州别駕安置永州賀州又徙賓化而卒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則别白是非不少借隱在邇英守經據正獻納尤多嘗講尚書至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六語拱手再誦却立云

願陛下留聽帝首肯再三乃退每當講前夕必正衣冠

儼如在上側命子弟侍先按講其說開列古義參之時

事言簡而當無一長語義理明白粲然成文蘇軾稱為

講官第一祖禹嘗進唐鑑十二卷帝學八卷仁宗政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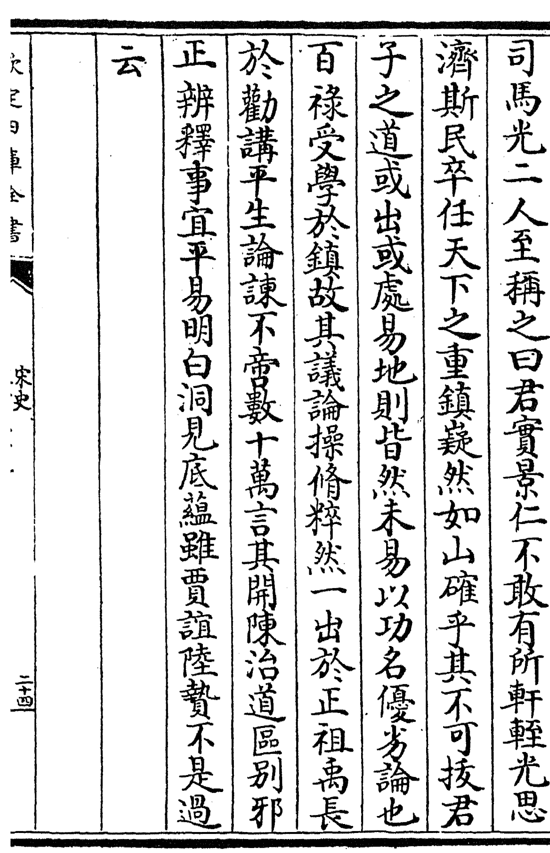
六卷而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目為唐鑑

公云建炎二年追復龍圖閣學士子冲紹興中仕至翰

林侍讀學士儒林有傳

論曰熙寧元豐之際天下賢士大夫望以為相者鎮與

司馬光二人至稱之曰君實景仁不敢有所軒輊光思濟斯民卒任天下之重鎮嶷然如山確乎其不可拔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易地則皆然未易以功名優劣論也百祿受學於鎮故其議論操脩粹然一出於正祖禹長於勸講平生論諫不啻數十萬言其開陳治道區別邪正辨釋事宜平易明白洞見底藴雖賈誼陸贄不是過云



宋史卷三百三十七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九十七

蘇軾 子過 邁 迨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軾若為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

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耶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
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歎曰吾昔有見口
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
磔裂詭異之獘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刑賞
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置第
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
語梅聖俞曰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譁不厭久
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

薦之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衙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脩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

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人人無復異辭矣今驟用之則天下之士未必以為然適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帖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耶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賻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禄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

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蔭推與太白曾孫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已以判官告院四年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上議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

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移疆而復之則難為力慶歷固嘗立學矣至於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以治宫室斂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師獄訟聽於是軍旅謀於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耶若乃無大更革而望有益於時則與慶歷之際何異故臣謂今之學校特可因

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視祖宗之世貢舉之法與今為孰精言語文章與今為孰優所得人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士與今為孰辨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大者區區之法何預焉臣又

切有私憂過計者夫性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鋭願鎮以安静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

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事軾决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浙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可戶曉皆謂以耳目不急之玩奪其口體必用之資此事至小體則甚大願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

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燈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内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

新奇吏皆惶惑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人言操網罟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為欲消讒慝而召和氣則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汴水

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輕剽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户今者徒聞江淛之間數郡顧役而

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戸蓋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恤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歛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戸必皆孤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隣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

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説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霍光順民所欲而與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績今壞常平而

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臣竊以
為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陛下堅執
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
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
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强與弱歷數
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薄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
此則知所輕重矣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
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

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濶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寛用人有叙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徳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鋭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

澆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鋭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

以折姦臣之萌也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猫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兹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

存紀綱者此也軾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功異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温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軾却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日下軾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頼以安徙知密州司農行手實法

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軾謂提舉官曰違制之坐若是
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也提舉官驚曰
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
遣三班使臣領悍卒來捕卒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
入其家爭鬭殺人且畏罪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軾軾投
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
之徙知徐州河決曹村泛於梁山泊溢於南清河滙於
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富民出民

皆動揺吾誰與守吾在是水决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軾詣武衛營呼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畚插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軾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徙知湖州上表以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於國御史李定

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並媒蘗所爲詩以爲訕謗逮赴
臺獄欲置之死鍜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以黄州團
練副使安置軾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築室於東坡
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輙爲當路者沮
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
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曾鞏鞏進太祖總論
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閱
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

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入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待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説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

曰今之君子爭鹹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中軾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為門下侍郎惇知樞密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謔侮困光光苦之軾謂惇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惇以為然光頼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軾起於憂患不欲驟

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軾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年且長確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久生弊編户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産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為免役使户差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為民病司馬光為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官置局軾與其選軾曰差役免役各有

利害免役之害掊斂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猾胥得緣為姦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軾曰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為一至秦始分為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為長征之卒自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長

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為然軾又陳於政事堂光忿然軾曰昔韓魏公刺陜西義勇公為諫官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開導覬有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輙首肯之嘗讀祖宗寶訓因及時事軾歴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沮又黄河勢方北流而彊之使東夏人入鎮戎殺掠數萬人帥臣

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寖成衰亂之漸軾嘗鎖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前年為何官曰臣為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皇帝陛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軾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

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未能言軾寛其禁約使得盡技巡鋪内侍每摧辱舉子且持暧昧單詞誣以為罪軾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為當軸者所恨軾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軾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為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為小累謂宜皇帝勑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則於仁孝兩

得矣宣仁后心善軾言而不能用軾出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甚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饑者明年春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遣使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軾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裒羡緡得二千復發橐中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待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

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輙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為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潮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為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為湖水畜洩之限江潮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為長堤以通行者吳人種菱春輙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

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糧萬石及請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為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濵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軾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予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

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彼庸儈猾商為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末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吴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軾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撓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犬牙相錯洄洑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軾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於江又

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折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於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以為便奏聞有惡軾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軾復言三吳之水瀦為大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挽者自慶歷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

欲鑿挽路為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為恨軾二十年間再涖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為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軾在翰林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潁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潁河並且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軾始至潁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

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黄堆淮水顧流顛地為患軾言於朝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刼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軾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迺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戟刺遇獲之朝廷以小不應格推賞不及軾請以已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為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為軾當遷以符會其考軾謂已許直

方又不報七年徙楊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輙富厚以官舟為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饑寒公私皆病軾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軾為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赭繖犢車并青蓋犢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軾使御營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為

儀仗使軾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敢言軾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后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為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廷以故事盡許之軾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今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事將變軾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

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
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
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為急務臣日侍帷幄
方當戍邊顧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
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有
為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
於前陛下聖智絶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
有所為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為期

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既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為惟憂太蚤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輙勸陛下輕有改變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軾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脩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贓訴其長軾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

亂矣立決配之衆乃定㑹春大閲將吏以廢上下之分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至軾召書吏使為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為隣以戰社自衛猶號精鋭故相龎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為保甲所撓軾奏免保甲及兩税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軾掌内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為譏

忤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泊然無所蔕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懽心又貶瓊州别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軾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以為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徽宗立移廉州改舒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

中靖國元年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既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軾述其志軾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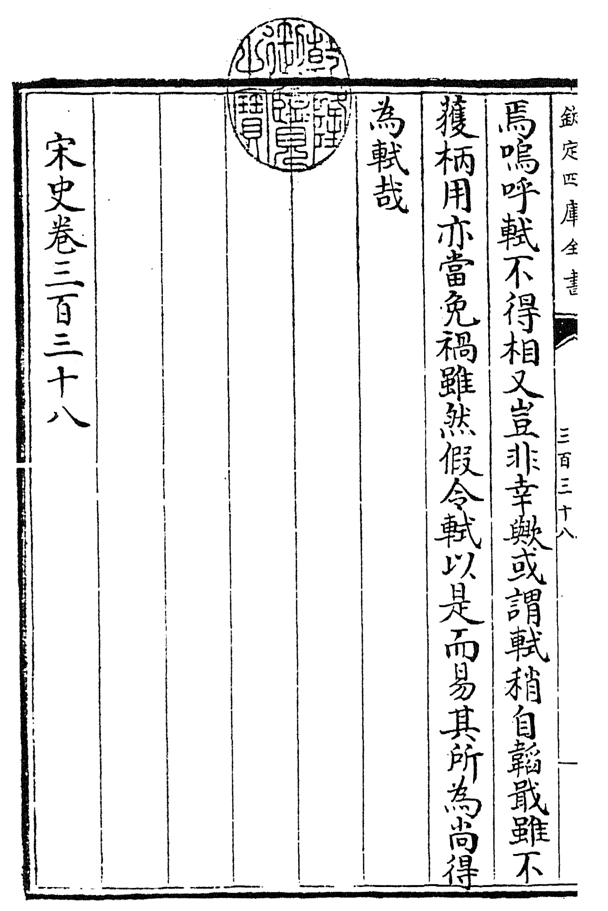
世末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為舉
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為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
臣無出其右但為小人忌惡擠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
高宗即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為禮部尚書又以
其文置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為文章之宗親製集賛
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謚文忠軾三子邁迨過俱善
為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禮部

試下及軾為兵部尚書任右丞務郎軾帥定武謫知英州貶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之凡生理晝夜寒暑所須者一身百為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為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子弟子别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潁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潁昌府郎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卷其思子臺賦颶風賦

早行於世時稱為小坡葢以軾為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篇籍節笈篳遂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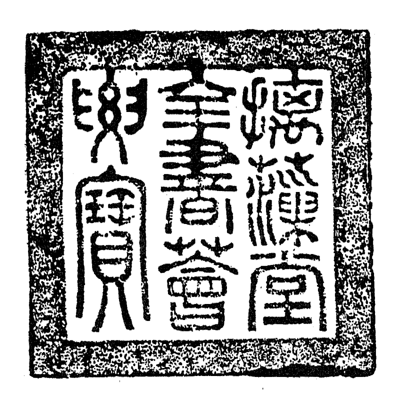
論曰蘇軾自為童子時士有傳石介慶歷聖德詩至蜀中者軾歷舉詩中所言韓富杜范諸賢以問其師師怪而語之則曰正欲識是諸人耳葢已有頡頏當世賢哲之意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詞科入掌書命出典方州器識之閎

偉議論之卓犖文章之雄雋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為之主而以邁往之氣輔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達其有猷行足以遂其有為至於禍患之來節義足以固其有守皆志與氣所為也仁宗初讀軾轍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為子孫得兩宰相矣神宗尤愛其文宮中讀之膳進忘食稱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軾而軾卒不得大用一歐陽修先識之其名遂與之齊豈非軾之所長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



焉嗚呼軾不得相又豈非幸歟或謂軾稍自韜戢雖不獲柄用亦當免禍雖然假令軾以是而易其所為尚得為軾哉

宋史卷三百三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王旭暢